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徐麗莎

董其昌與李日華

松江畫派董其昌(1555-1636)是明末最有 名的大書畫家、詩人、藝術思想家、評論家 和鑒賞家,可説是位相當全面的藝術家。此 外,他一生做官十五年,歷三朝君主,最後 以太子太保致仕,是歷代中國藝術家中少見 的。因此,當大家讀晚明繪畫史時,往往都 將目光集中在董其昌身上。其實晚明藝壇上 本是百家爭鳴,萬花競艷的。其中一位可與 董其昌比較,而最具意義的人物就是嘉興的 李日華(1565-1635),李氏的生活模式和喜 好與董其昌接近,但鑒賞眼光和藝術思想卻 與董有所不同。本文也嘗試從他們的生活和 藝術交流看看晚明的藝術市場以及二人在藝 術思想上的差異。

李日華官至太僕少卿,他是藝評家、藝術 思想家、鑒賞家、詩人,也是書畫家,但存 世作品遠比董其昌少。他比董其昌年輕十 年,卻只比董氏遲三年中進士。如董其昌一 樣,李日華一生中曾數次賦閒在家,又數次 被皇帝徵召回朝。1604年,他因奔母喪而歸 里,1606年又以待奉父親為由,再度告假 故在家一住即近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間, 充分地享受作為士紳、書書鑒賞家和藝術家 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而董其昌於1559年時因 得罪神宗而請病歸里,直到1621年才重返京 城。1626至1631年又因躲避黨禍而回到松 江。在這漫長的閒居生活,董其昌一直積極 地以其士人身份進行藝術活動,一方面創作 書書,一方面與江南的收藏家交流

人們都會認為士大夫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 俸祿和地租,而事實上如董其昌和李日華般 的文人,另一份重要的收入卻在於為他人作 藝術鑒定和顧問、為人作書畫和撰文。李日



華的《味水軒日記》有不少關於藝術交易的 記錄。譬如:

以畫易物:1611年6月5日,一位李日華稱 為「夏賈」的古玩商「持示洮河卵石硯」,李 日華認為是絕佳品。同時,夏向李求畫,所 以李日華也就順水推舟,畫畫來換硯。這位 姓夏的商人多次出現在李氏的日記中,可見 他們有長期交易來往的關係。

定件交易:1612年7月3日,「王丹林以古 印章贈余來乞書畫」。

質物貨款:1615年正月14日,「胡雅竹以 吳中名公手墨來質錢」。

鑒定顧問:1609年正月16日,「客有持趙 丹林山水,意仿北苑。柯丹邱竹石,驗具可 疑」。可見,這些都是李日華豐厚的「外

雖然董其昌沒有如李日華般確切的記錄, 但他就刻過《戲鴻堂帖》、《來仲樓帖》等發 售。又從董氏的書畫題跋和書札,能窺見他 幾類的藝術交易活動。譬如:

經營古畫:「子久畫一幅,當銀捌両,如 便即付來手。如不爾,仍歸之。子觀老兄, 其昌頓首。」

收受報酬而接受定件:「綃五幅,留弟 處,面奉其餘。計六幅先書往。橫卷筆凍, 不能及矣。以兄不受贐,故亦不為虛套。乃 諸珍品藥物之賜,一一拜堂,傷廉為愧,勤 布感驚,諸不一。」

史料中還發現一封陳繼儒(1558-1639)給 沈士充(生卒不詳)的手札:「潤筆三星, 煩畫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 思老出名也。」可見定件太多,董其昌應接 不下時便會請代筆,而陳繼儒就充當聯絡代 筆的中介角色。啟功(1912-2005)研究董其 昌代筆人時曾引《湘南識小錄》的一段傳 聞,讓後人知道董其昌經營藝術品生意,許 多時是由其朋友、家人甚至是家僕所安排組 織的。而且酬應之筆,常有以代筆作畫充當 的情況。從以上「傷廉」一詞與交易多由中 介代辦的模式可見,董其昌對於藝術交易比 李日華的來得忌諱

天啟年間,二人同朝為官,不過,李日華 與董其昌之間的藝術活動,是集中於1607-1623年間,即二人都賦閒在江南的時候。但 二人卻又未必會見面,透過第三者穿針引 線,如1612年正月8日,李日華謂「余舊所圖 扇,己為董思白題云……」但沒有提及二人 會面之事。1611年3月9日,李日華説有「譚 愚公以董思白仿黄子久《富春山圖》 見示」, 然後李氏在上面題跋。董、李皆為藝壇上的



名文人,互相在作品上題跋除了是交際活動 之外,更能提升作品的市場價值

晚明畫壇之首董其昌的藝術思想和鑒定意 見,很快就成為人們認可的信條,但李日華 也未必全盤接受。1610年10月,董其昌輯成 《宋元名畫冊》,他在冊子中記錄了得到此二 十幅畫的來龍去脈,其中他「欲去朱鋭、曹 雲西,未有可易者」而仍保留此兩幅。但李 日華卻懷疑董其昌的鑒定眼光:「黃子久蒼 率渾成,董玄宰疑為北苑,余謂未必。曹雲 西、王叔明、倪元鎮俱未確。」在二十幅之 中,其中有四幅李日華認為作者存疑。

董其昌和李日華也是晚明重要的繪畫鑒賞 家,他們鑒賞眼光之所以高,是因為能在尊 古重古的文人社會中建構出一套繪畫史觀。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較為人熟識,他認為 文人畫自王維開始,接其衣缽的是五代董 源,宋米芾、米友仁父子,元四家以至明代 的吳門畫派及他自己,這是學畫人當學的系 譜,稱為「南宗」。而不可學的是唐李思訓至 南宋馬遠、夏圭之輩的「北宗」。而李日華雖 認同王維的地位,但五代至宋代的畫家中則 認為荊浩和李成較董源重要,而且對董氏所 謂的「北宗畫家」也沒有甚麼反面意見。

可由董、李二人的交往中看出晚明藝術活 動是多元化的,而且當中也有很明顯的功利 因素。然而在不齒曰利的古代社會中,李日 華在《紫桃軒又綴》中也經常恨批以畫易物 易金的現象;董其昌也經常強調寄畫於樂的 創作態度,以蓋掩銅臭味,以至今天我們以 為古代文人只視藝術為高尚的業餘嗜好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米的香

去年的立夏過後,接近中午時分的某 一秒,在杭州寶石山「純真年代書吧」 的某一角,有一縷破碎的陽光。

這一縷陽光,像一個癡心的人,穿過 密密層層的梧桐葉,越過彎彎曲曲的木 窗稜,以及氤氲之氣的千難萬阻,終於 支離破碎地俯身在一捧爆米花之上。

爆米花驚訝地叫了一聲「我們認識 嗎?」她的聲音裡,靜靜散發着高溫 後、爆炸後、苦難後、萬劫不復後仍然 純粹的香。

「當你還是一棵稻苗的時候,是一粒 稻穀的時候,是一粒米的時候,我就認 識你,愛着你了,我們一起苦過,一起 樂過,擁有一縷一起走過的香,你,忘 了嗎?」

爆米花的主人,是兩個年輕的女孩, 一人一個筆記本電腦,一杯咖啡,一大 袋塑料袋裝的爆米花,顧自靜靜地忙 着,玩電腦或看書時,眼睛也不抬,時 不時把手伸向袋子,抓一把被陽光曬得 白花花的爆米花,放嘴裡慢慢抿

瞬間被一種美好撼動,不由自言自 語:「現在,哪兒來的爆米花啊?」 朋友聽到了,說:「剛才我上來時看

到了,就在山腳下。一個大伯在爆。」 於是,這個初夏午後的微雨中,我一 個人,沒有帶傘,開始了尋找。其實, 我知道,我對自己的尋找完全沒有指 望。因為,我是一個路盲,沒有方向

感,我是一個馬大哈,想找甚麼就能馬 上找到甚麼的幸運很少在我身上發生。 我穿過一片一片樹林,一小群一小群遊 客,一條一條交叉繁複的山間小巷,問 過一個又一個路邊攤,根本沒有爆米花 攤的影子,甚至,連一縷香都沒有聞 到。

雨聲慢慢響了起來,我依舊在走。 我在找甚麼?

在找童年嗎?一條石板巷,一個面目 模糊的黑衣人,火上慢慢轉着的爆米花 爐,一個個畚箕裡各家各戶不一樣顏色 的米,悠長的排隊、等待,一個長長的 蛇皮編織袋,「砰」一聲巨響,一團白 煙,爆米花「嘩」地撐起蛇一般的袋 子,芳香四溢,濃濃的,熱熱的,舌尖 上、鼻翼間最美好的感覺,那份漫長等 待後百倍珍貴的得到,再也不會有了。

我在找甚麼?

在找他們吧。曾經的夥伴,曾經年輕 的父母,逝去的老人,還有並不熟悉的 同鄉人,毫不相關,卻曾經在同一片土 地上度過同一段貧窮的歲月。

我在找甚麼?

在找自己嗎?江南小鎮上那個文靜羞 澀的女孩,曾經多麼的孤獨,常常,她 的布衣兜裡,會裝着一分錢買來的爆米 花,下課的時候,或是一個人走在回家 路上的時候,一小粒,一小粒地往嘴裡 放,輕輕抿着,一絲微薄的甜與香,是 她蒼白寂寥的童年無盡的隱秘的快樂, 讓她那麼的滿足。此刻,她微笑着、輕 輕地從我面前無視地走過,在細雨裡消 失不見。

有那麼一秒,我感到了腳底心的痛 我的眼裡慢慢湧起微熱,不是感傷,而 是甜蜜。我知道自己是找不到爆米花 了,但有一種叫「患難與共」的香味, 正從過去的時光飛奔而來。

今年的立夏過後,「純真年代書吧」 的男主人去了上海,治療已趨嚴重的喉 疾。書吧的女主人,多年前曾經也患過重 疾,男主人陪着她,一起相濡以沫地走過 了最艱難的歲月,神仙眷侶般恩愛。這-次,是她陪着他,相攜飛越苦海。

想起,就在一年前我尋找爆米花的那 個中午,在書吧門外的那棵大梧桐樹 下,書吧女主人曾給我看她手機上拍的 一段視頻,是一位一身白衣的中年婦女 在打太極拳,身邊一隻牧羊犬靜靜陪 伴。當時,她説:「你看你看,多好, 多美。」視頻裡的那個女人,我感覺陌 生,反而眼前這個歷經磨難卻笑靨如花 的女人,讓我心裡一動。一年後的今 天,我在男主人的微博上看見了一個苦 笑,他說:「20年前,寫過一首打油 詩:別問我/當時為甚麼抽煙/也許天氣 太嚴寒/只有這點火才給我溫暖/別問我 /為甚麼還不戒煙/你能拋棄患難時的夥 伴?現在我要拋棄患難之交了。」

微博上祝福無數,一位朋友回應他 説:「總要放下一些,才能走得更遠。」

是啊,生命的旅途中,誰不是在無奈 地一路拋棄?爆米花,香煙,舊衣裳, 故土,口味,親朋,情懷,運動,道 義,快樂,自由,甚至生命。

抛棄是一種宿命,但願每一縷曾一起 走過的香,不會遺落。

■文:緩 緒



朋友與欺騙

小時候,即使被騙,我也不覺得傷心,還能 裝作若無其事,跟人説笑。面對着欺騙我的 人,依舊會露出一個天真無邪的笑臉,當作沒 有發生過任何事。可是,長大後,不知道執着 的性格是否也隨着歲月而長大。我,再也不想 被別人出賣、被騙、被蒙在鼓裡……因為,那 種滋味並不好受。情願你當面批評我,我也不 願被你在我背後指指點點。

每次聚會,你們總是會圍在一起竊竊私語 細聲講,大聲笑。然後,就會把我擱在一邊, 彷彿當我不存在這個空間。正當我想加入或回 應你們所談及的話題時,你們總是毫不留情, 彈出一句:「你唔知傾咩就唔好插把嘴埋嚟, 都唔關你事。 |。

聽罷,憤怒和難堪的心情怎麼能不湧現?心 想:難道我沒有過問的權利嗎?這個約會是你 們約的,可是又不讓我參與你們的對話,那麼 我出現來幹嘛? 難道就是浪費一個下午來「看」 你們談話嗎?不過,往往想不如做。即使自己 多麼想離開這個討厭、快令人窒息的地方,可 是,自己卻沒有膽量向別人提出想法,所以最 終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們的談話……

謊言充滿了初晨

抑或見片片彩雲

寒風怒拔起樹根

還是春光暖在身

哪兒知曉 哪兒問

有時候,一個美麗的謊言,只是單純地希望 其他人不用為這件事而跟着他一起煩惱。這個 我能理解,不想朋友為他而煩惱、不快樂,這 種顧及朋友的表現,才是真正的朋友。可是, 有些人卻是故意隱瞞一件事,希望別人不會發 現,從而使自己獲利。由此可見,這些以功利 主義為首的朋友,不結識也罷。不過,在現實 的社會裡,一般人甚至是自己,都會以利益為 首,為求利益而不擇手段。若然説自己會放棄 一班以功利主義為首的朋友,大抵,是自欺欺 人吧!還是,裝作清高?

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時候,總會痛心疾首,再 也不想選擇去相信別人。被耍後,腦袋總是埋 藏着許多問號,一心想衝上前問問這到底是怎 麼一回事。可是,當你聽到殘酷的真相後,才 發覺自己根本不能接受,而且是多麼希望他能 停止。那種想與不想知的心情,很矛盾,不過 又無能為力,只能眼巴巴地接受現實。

現實,真是這麼殘酷?人類會為求達到自己 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人類是這麼醜陋嗎? …… 疑問是有很多,就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不過,最終的答案可能是「可能吧!」。



讓心隨感覺牽引 在掌紋留下記印 呼吸空氣尚清新 路一磚一磚延伸 推開門 迎接命運



定向的河流(-)

謹以這些文字獻給

早於抗日戰爭時期起便已出生入死地投身於民族救亡運 動的

愛國油畫藝術家金冶先生。

夏末,那段臨近秋季的日子總是顯得特別晴朗,陽光照 得人幾乎睜不開眼來。

美國某大學的新學期才剛開始,在這座離鬧市不遠的分 校的大門前,那些三五成群,時進時出的男女學員們的臉 上仍帶着那麼點慵懶的神情,像是還沒有完全集中起精 力,無法即刻融入面前的學習環境,還並未從假日那種閒 適的心情中完全清醒過來。

在校園西面一條遠離幾幢教學主樓的河流對岸,豐容, 這位年近四十的女子正依着一棵大樹的樹幹坐着,一邊在 樹蔭裡翻看着攤放在膝上的那本厚厚的哲學書,一邊正全 神貫注地做着筆記。就在這時,像是想起了甚麼事似地 只見她忽然仰起臉來,眯起眼睛,向上望了一下頭頂那片 因被綠葉遮着,此時只能看見些許不斷晃動着的光點的天 空。

午後的日光特別耀眼,天上浮動着的幾朵白雲,正像這 個季節所常見的那樣,白得就像是真正的棉絮一般。

向上望了一會兒,豐容略微思索了一下,接着便匆匆合 上了筆記本,並拿起了攤放在膝上的書本和身邊的水樽站 起身來,朝着離自己只有幾步遠的河岸慢慢地走去。

那是一條流速極為緩慢的河流。順着水面望去,豐容發 現不遠處有一名工友帶着他八歲的男孩,正不急不慢地划 着一條小船,用一竿帶有長柄的網子在河面撈取漂浮物。 並把撈上來的垃圾裝進船上的籮筐裡。包括落葉,飲料 樽,塑膠袋,以及半浮半沉,不知甚麼時候拋進河中去的 已用過的保險套。

船上那男孩遠遠地一見岸上的豐容便揮動起雙手,快樂 地向她問好。她也舉起手臂向船上的父子兩人致意,直到 小船遠遠地離去,才在河沿那片稀稀落落的草地上仰面躺 了下來。

那男孩從三歲時起便一直跟着父親。聽說母親早已去了 其他州,與別人另外成立了家庭。時間過得真快,這孩子 眼看着都已成了小學生了。每年聖誕,豐容總不忘以聖誕 老人的名義送他一份禮物。而孩子的父親也很樂意延續這 種遊戲,並總會把孩子對聖誕老人的冀望在節日前悄悄地 轉告她。能有一種寄託,能使人覺得自己仍有人關愛,哪 怕是並不存在的聖誕老人,也總是一件好事吧。豐容想。 風,透着點兒涼意,從河面輕輕地吹來。天上散亂的白

雲,這會兒卻像是被固定了似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同 樣保持着原有的狀態

豐容側着身,正準備繼續看書,發現在離自己只有幾寸 遠的地面,正有一隊螞蟻在行走。她若有所思地拿起身邊 的一片落葉,從隊伍中隨便攔截了兩隻生怕掉隊,正在快 步行走的螞蟻。見它們終於爬上了手裡的落葉,便一伸胳 膊,把它們連同那片樹葉一起輕輕地放進了河水裡。

那落葉因離河岸太近,沒過多大一會兒,便隨着河水的 波紋重新轉了回來,並把那兩隻剛剛被她從螞蟻隊伍中分 離出去的成員送回了河岸。

看着它們返回自己群體時那種慌張的興奮的神情,豐容 不覺露出了笑容,反過身後又面對着草地重新看起手裡拿 着的那本書來。

校園裡的人,一旦步入這塊因擴建校舍的經費短缺,至 今仍任其保持着原有狀態的坡地,便不免會有一種就像是 置身於校園之外的感覺。

過了一會兒,豐容看了看手錶,覺得午休的時間已差不 多過去了,便拾起了隨身的東西。沒想在她起身前竟仍沒 有忘記掏出手絹,從地面那行排得長長的螞蟻隊伍裡,又 隨便挑選出了兩隻,把它們小心地包進了自己的手絹。

她帶着它們一起沿河邊走着,走了一會兒,又過了一架 小小的木橋,直到來到河對岸,才蹲下身來抽回手絹,把 那兩隻被虜獲的螞蟻釋放到橋對岸的那片草地上去。

「模式。」只聽她自語似地説。「不論是到哪裡,都希 望自己能盡快地歸入一種既定的模式中去。要是進不了這 一種,便又會急急忙忙地擠入另一種。或許,自出世時 起,你們就真的是不能離開那種原有的模式過日子嗎?今 天就給你們一個機會好好地嘗試一下吧,看看在新的環境

裡是否能比之前生活得更愉快。反正你們有了伴兒, 我想也就不用再急急忙忙地跑回原居地去了吧。」 倒退着走了幾步,説完了這些話,豐容便轉過身,

步上了那條直通教學大樓的小徑。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作者簡介

澳洲作家。以求真、求是的態度從事文學創作 多年。除詩歌、寓言、童話、小説等形式外,更 致力於電影劇本的創作。作品曾發表於澳洲、中 國內地、巴黎、香港等地。已問世的作品有《螳 螂少爺》、《弟弟和妹妹》等。